

朱子文化

街巷历史



# 茶

武夷摩崖石刻 (左俊 摄)



从福州路过

## 听『延平路』的一些过往

□张水源 文供图

家乡是福建延平的我，遇上各地的“延平路”常会留心，也特意在闽都的“延平路”来回走过，却迟迟未能落笔。癸卯初夏，借南平市延平区在省城组织“闽江之珠，门户城市”活动之机，我再次前往福州延平路。

福州延平路在哪？一番搜索后查到，起点从台江区的学军路、洋中路交汇处开始，终点与白马南路、河下街对接。

有人说延平路在“上下杭”。我从“闽江之心”所在的青年广场进入，走进“双杭”旅游区，却问了很多人也未能弄清，只能又穿过上下杭街的“建宁会馆”“闽剧大观园”“台江书院”等处，朝西北再东行，绕大半圈后，才在支干道的三叉口找到“延平路”的图标(见上图)。回首一望，人行道白墙上，格外显眼地标示着“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紧挨着的仿古之楼不见门牌，想来该是延平路起点。

这楼店门开着，香味儿扑鼻，门上还有红布绣球罩着的“建州味道”等牌匾，厅中又见“武夷山水·茶空间”标识。进门一问，果然该处属于“延平路”。青年店主还指着旁边那“龙岭顶”山门说，这里也是延平路。我朝里看去，门内是上山岭之路，废墟一片。山门的彩雕、彩绘已经脱色，正门那“江潭水碧诗无尽”的上联却被筑成下联，另外半边联已脱落无踪。

我又沿街走一段，见到占地面积不小的国网变电站在的延平路25号，这大约是“延平会馆”老建筑旧址吧。我找来找去没见到“延郡会馆界”碑。继续往东走，延平路上有边门进入占面积颇大的福建省福州第四中学。该校创建于1906年，原名福州私立学校，位于汉代册封无诸“闽越王”的大庙山(亦名惠泽山、南台山)，校内的山上还可见“全闽第一江山”大石碑。山下延平路现有大庙新村南区，穿过新村小巷入口一会，我见延平路115号商铺的相连之店门牌为白马南路127-1，再过几家店铺就是福四中的正门。

我走过斑马线到延平路双号，街头的一根地名标杆上有四个方向十多块指示牌，朝西最上头一块指示的是延平路，我顺路望去，路面平整开阔，树木林立两侧，有商铺、居民小区、巷弄和企事业单位。我从8号店面朝前走，见到延平路70号是大庙新村北区，其与福州市第四中心小学中间有一条巷道，路窄且弯未标路名。

听说延平路的过往，多不在街面上，得顺着小路循着典故，一点点走向深处。我见小路边的榕树不高却茂盛，将小地空旷处、墙外道路和朱红色的建筑融入其下。我拐左刚走几步，竟然发现，眼前这朱红色庵堂，是福州文献记载中的“福州第一庵”——“复初庵”。庵名高高在上，其下的大门额上嵌有颜体楷书“复初古迹”的石板，边上为“护国”门、“佑民”门。大门左右两尊石狮上的红绣球尚鲜艳，外墙上挂着区政府颁发的“台江区不可移动文物点”等牌和简介。复初庵建于清中晚期，现面积593.26平方米，比初建时少了大半，祭祀的是民间水系的保护神。因福州原系水乡，河流纵横，庵里供奉的神灵即为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到延平路62号的台江第四中心小学，百年老树伴园丁，路径苍苍往事闻。我的视线从台四小的老树转向对街延平路及其上的福四中，这条路名主要由来“延郡(平)会馆”旧址就在那里。“延郡”，是我熟悉之词，我曾多少次带着两岸友人指着家乡“延寿楼”那标有“延郡城砖”的明代古砖介绍发生在闽江起点的延平故事。

读了福州知名作家唐希先生给我的相关史料后，我似乎发现，双杭街道的“延平路”“延郡会馆”，历史上还是闽江之滨的延平与福州之间的文缘、商缘的纽带和桥梁。

“延郡(平)会馆”位于福州马口104号(后与海防前、霞浦街等称延平路)，是清朝中期由延平府治所的南平帮建在大庙山、龙岭顶北麓的一条商业街。因清朝乾隆五十年(1785)曾在此设“福州南台海防分府”(今为台江四小)，时称海防前，民国后废海防分府，以延平会馆在此，同时也崇敬民族英雄延平王郑成功而称之为延平路。延平会馆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坐南向北，两侧风火高墙。面街宽20米，红砖清水砌门墙，正中为青石框大门，青石门额横刻“延郡会馆”(见下图)；左右拱形小门，门匾刻“海晏”“河清”。内有戏台、走楼、神殿。神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双坡顶，馆后曾有四贤祠，祀“延平四贤”杨时、罗从彦、李侗和朱熹。辛亥广州起义前夕，台江商团请原籍南平、生于福州的冯超骧及后来同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陈更新当教席，在延平会馆秘密培训巷战战术。

20世纪80年代，“延郡会馆”老建筑被小刀厂占用。2013年10月，酷爱福州文史的友人唐希先生，深入实地拍下写着“拆迁”已拆电表的老建筑图照。

据2022年3月22日《海峡都市报》载：上周，台江区文物部门收回一块(散落在民间)珍贵的“延郡会馆界”碑……

古老的延平路故事多多。比如，南端的“石狮兜”(今延平路与河下交界处)，是福州典故“胎顺哥蚀蒂”的主人公胎顺的丝线店所在地，同名剧在闽江上游“老南平”人心中尚存记忆。

历史上的福州延平路，街市繁荣昌盛，多做福建特产批发生意，如泰生行，专营品种繁多、风味独特的李干果，畅销八闽。不少了解延平的人，走在今天的福州延平路上，会和我产生共鸣，我看到了上下杭的不断修复如初和“闽江之心”令人侧目的新貌，我也想等延平路龙岭顶这里改变现状时再来走走看看，还期盼更多的企业家尤其与“延平”结缘者关注，促进这条“古道”为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锦上添花”。

### “大红袍”之名与朱熹《咏武夷茶》

# “红袍加身”

## 传说外的另一种可能

□邱冬勇

在武夷山，有流传关于“大红袍”的美丽传说。相传，明朝初年，建阳籍举人丁显进京赶考，路过武夷山，突然腹痛难忍。正巧遇到天心寺和尚，将所藏的茶叶泡给丁显喝，腹痛一下就好了。考中状元之后，丁显回乡，路过武夷山，前来向天心寺的和尚致谢，将绯红色的状元袍披在茶树上。于是，有了关于武夷山“大红袍”茶叶的传说。

但近来，此传说出现了另一个版本，而原来的传说可信度则受到质疑。为此，笔者兴趣之至，对此进行逐一辨析。

### 一、丁显其人及“红袍加身”传说

丁显，福建建阳人，字彦伟，洪武十八年(1385)乙丑科丁显榜第一甲第一名，初授翰林院修撰。丁显资禀聪敏，博通经史，能援笔立就，一时名流都与他结成莫逆之交。因上疏论事言辞过于激烈，得罪朱元璋，被滴戍广西驯象卫(今崇左市宁明县)，达15年之久，后病死任所。

丁显虽为状元，但纵观其一生，并无显宦事迹。根据周鼎生《明代状元丁显生卒年辨正》援引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七十九卷记载：“丁显，建阳人，后遣归，德业文章无闻焉。”1929年，丁显家乡的《建阳县志》关于丁显的事迹仅寥寥数语，且主要集中在丁显参加科举考试的经过，甚至连身居何职都无明确记载。他中状元之后的事迹仅有一句：“后坐事谪广西驯象卫，与名流日相唱和，久之死戍所。”

此外，在状元服饰方面，根据《明史》记载：“进士巾如乌纱帽，顶微平，展角阔寸余，长五寸许，系以垂带，皂纱为之。深蓝罗袍，缘以青罗，袖广而不杀。槐木笏，革带，青鞵，饰以黑角，垂挾尾于后。廷试后颁于国子监，传册日服之。上表谢恩后，谒先师释菜礼毕，始易常服。其中袍仍送国子监藏之。”明代《王琼事迹图》《状元图考》《徐显卿官迹图》等记载，状元一般头戴进士巾，巾上有簪花一对，巾的展翅有垂带一对，衣着深色蓝罗袍，青罗衣缘，圆领大袖，是“襴衫”的款式之一。

根据以上记载，丁显中状元之后，应当着青色襴衫，戴进士巾，着装大体上与其他进士相仿。与普通进士略有区别的应当是巾上有簪花一对，巾的展翅有垂带一对。

在明代，官员的服饰颜色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一品至四品的官员服色为绯色，五品至七品为青色，八品和九品为绿色。丁显考上状元之后，初任翰林院修撰，为从六品官，应着青色官服。且纵观丁显一生坎坷，长期贬谪于边地，未曾有任四品以上官职的记载。因此，丁显“身披红袍”之说，无从谈起。

### 二、“大红袍”之名与历史记载

从狭义角度上说，“大红袍”专指现存于武夷山九龙窠的3个品系、6株母树。按照普遍定义，武夷山市境内采用特定工艺制作而成的乌

龙茶统称为“大红袍”或“武夷岩茶”。根据国家标准《GB/T 18745-2006 地理标志产品武夷岩茶》规定，“武夷岩茶”是指在福建省武夷山市行政区域内，独特的武夷山自然生态环境条件下选用适宜的茶树品种进行繁育和栽培，并用独特的传统加工工艺制作而成，具有岩韵(岩骨花香)品质特征的乌龙茶。

对于“大红袍”的名称，民间多为附会。根据目前可以找到的资料显示，“大红袍”之名应该起于清代，清郑光祖的《醒世一斑录》和蒋叔南《武夷山游记》可作旁证。武夷山市第四、五、六届政协委员、原劳动部《国家茶艺师题库开发》专家小组成员黄贤庚认为：“偶闻源于明代新说，但又未见文献，故难服人。”甚至于大红袍母树旁的“大红袍”三个字雕刻，也是发生在晚近时期的民国。据黄贤庚《大红袍十二说》记载，坊间传闻，题刻者为民国崇安县县长吴石仙，但未见详证。吴石仙于农历壬午年(1942)六月十六至甲申年(1944)九月二十一任崇安县县长。当年天心永乐禅寺管山制茶的茶师叶寿造也曾说，他在民国三十二年秋才看到此字”。根据黄贤庚考证，题刻者应为当时马头岩茶厂的石匠黄华友，其孙黄文清说：“爷爷当时的酬劳为每字一担谷子”。综上所述，“大红袍”三个字，至迟应为20世纪40年代才被官方确认为武夷山的茶叶名称。

### 三、朱熹《春谷》与“大红袍”之名

朱熹《春谷》，又名《咏武夷茶》，是《次秀野闲居十五咏》之一。全诗原文如下：  
武夷高处是蓬莱，采取灵根手自栽。  
地僻芳菲镇长在，谷寒蜂蝶未全来。  
红裳似欲留人醉，锦障何妨为客开。  
欲罢醒心何处所，远山重叠翠成堆。

此诗为唱和刘秀野之作。刘秀野，本名刘鞞，字仲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人，归隐于崇安城南，所居有亭花木之胜，自号秀野。建阳学者祝焘《朱熹诗词一首首鉴赏》介绍，“红裳似欲留人醉，锦障何妨为客开”疑似用“金谷园”的典故。相传，西晋时期石崇在洛阳的金谷建大

花园，称金谷园，在园中设帷帐，纵情豪饮。祝焘认为，朱熹诗中的“锦屏”，即为石崇的锦缎布障，“红裳”则是指刘秀野家中的女婢。祝焘还认为，刘秀野在武夷山建有一处园林，名唤“春谷”，谷中遍植花木，刘秀野常与客人宴饮其中。笔者认为，朱熹作为理学大家，不当出此“红袖添香”“美女佐酒”之句，亦与朱熹以往“诗言志”的诗歌创作理念不符。

朱熹一生71载，有近60多年的时间住在武夷山及武夷山所在的闽北(宋时包括建州、南剑州、邵武军)。淳熙十年(1183)，朱熹在武夷山隐屏峰下、九曲溪中段兴建武夷精舍，于此著书、讲学。在武夷精舍四周，建有茶圃三处，朱熹在其中植茶百余株，世人称之为“文公茶”，为武夷山丛之一。武夷学院学者简华认为，“红裳”应为武夷山的晒布岩，“锦障”应为武夷精舍旁的隐屏峰，亦能自圆其说。晒布岩、隐屏峰作为武夷山的自然风光，仅就颈联而言，“留人醉”“为客开”似乎不可谓不合理。但就全诗的意思而言，一首“咏茶”的诗，花这么大篇幅描述自然景观而不着墨于茶，也有一些不合情理之处。

笔者认为，“红裳”应为茶芽初露时，铁元素含量高，略微带有红色叶尖，朱熹观察细致，将其称为“红裳”；“锦屏”应为老叶对幼芽的护佑的姿态。武夷山地貌结构特殊，茶叶品质较好的所谓“正岩区域”的地表以分化岩和砂砾土(陆羽所说的“上者生烂石”中的“烂石”)为主。土壤中铁含量元素较高，与空气中的氧元素发生氧化反应，为绯红色。“红裳似欲留人醉”，应理解为茶香留人醉；“锦障何妨为客开”，应理解为滋味隽永的珍藏茶叶为客人冲泡。如此，与颌联“地僻芳菲镇长在，谷寒蜂蝶未全来”，亦为一一对应。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大红袍”或与之相近的名称，最早应当出自宋代，迟至朱熹，已经可能有“大红袍”的称谓或论述。只是当时的“大红袍”与现在的“大红袍”，在概念上未必完全一致，甚或名字亦未必是“大红袍”。只是经过几百年的风云变幻，在清朝末年，才明确“大红袍”的称谓。



母树大红袍，历经数百年的风雨，依然苍翠挺拔、生机勃勃。左侧“大红袍”三字为民国时期崇安县县长吴石仙题刻。(邱冬勇 摄)

